

我寫我心，我歌香港

林天行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時序盛夏，紫荊盛放。轉眼間，香港回歸祖國已二十九載，這座東方之珠歷經歲月淬鍊，愈發潤澤璀璨、生機盎然。

身為一名扎根香港四十餘載的水墨畫家，畫筆從來都是我最真摯的語言。從初抵香江的青澀求索，到深耕藝壇的潛心創作，香港的晨昏朝夕、草木與山海，都是我畫中最動人的底色。回歸以來，香港背靠祖國、面向世界，既保有中西交融的魅力，更彰顯家國同心的底氣。這份安穩繁榮與生生不息，讓每一位扎根於此的藝術工作者，都心生自豪、倍感溫暖。

初抵香江 潛心求索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二十歲的我自福建福州南下香江，懷揣對未知遠方的無限憧憬。彼時，孤身異鄉，唯一的堅守便是潛心習畫。我加入了香港美術研究會、香港美術會、華人現代藝術研究會等，參加香港大會堂的畫展時認識了不少畫友。曾有前輩勸我：在香港畫畫「搵唔到食」，不如先做些賺錢的工作，待有積蓄後再轉身創作。我雖也曾為未來心生迷茫，但深思良久後，卻下定決心與藝術相守相伴。四十多年過去了，無論生活多麼艱辛，從未放棄。

如果說福建蓮花山下自然風景滋養了我的筆墨，那麼香港的城市萬象則打開了我的視野。初抵香港的那些年，我日夜深耕水墨技法，在傳統中國畫的筆墨章法中夯實根基，同時感受香港多元包容的城市氣質。呂壽琨的抽象水墨、周綠雲的水墨宇宙、劉國松以多樣工具表現水墨新視野，陳福善畫中的斑斕色彩……這些藝術家極大地拓展了我的視野。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，我曾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深造。在香港及北京兩

地深造的經歷，為我的創作打開一扇新窗。學成回港後，我感覺自己的眼界和心境愈發開闊了。

閒暇時，我走遍香港的山海與街巷，登獅子山俯瞰全城風貌，於維多利亞港靜賞潮漲潮落，在錯落的唐樓、依山而建的屋邨之間，尋找這座城市獨有的煙火肌理。日復一日的行走與觀察中，我慢慢懂得了香港，愛上香港。潛心作畫之餘，我積極參與各類書畫展覽、文人雅集，與香港及內地藝術家交流切磋，不斷突破自我，跳出傳統水墨的固有框架，逐漸形成兼具傳統底蘊與現代氣質的畫風。這是獨屬於我的風格，而正正是香港，啟迪了我，激發了我的熱情和靈感。

繼承傳統 當代表達

香港這座城市的山海夜色、四時風物，是我藝術創作的核心主題。我持續探索香港主題水墨畫創作，在傳承中國水墨氣韻的基礎上，將西方油畫如印象派、野獸派等對於光影和色彩的運用加添其中，用畫筆書寫香江之美、記錄時代之變。

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已開始探索香港這座城市的美與活力如何在中國畫中展現出來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九年，我兩度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「景象香港」展覽，展示我對於「意象彩墨畫」的思考與探索。維港兩岸的景色固然動人，新界鄉郊的風景更讓我着迷。大海、水塘、古廟、鞦韆、巴士，甚至一道曙光、一朵掉落窗前的雲影，都是我表現的符號。二〇二三年，我創作百尺巨構「香江四屏」，以《獅峰屹立》《仙嶺雄姿》《紫荊盛開》《明珠煥彩》描摹香港的自然靈秀，並展現香港回歸以來蒸蒸日上發展景象。

香港的美，晝夜面貌不同。白日裏，獅子山青翠、灣仔海面波光粼粼，車流人潮如織，一派繁華；入夜裏，維港波光映萬家燈火，霓虹錯落，盡顯溫婉浪漫。不久前，我以「夜·香港」為題，在中環明畫廊舉辦專題畫展，匯聚六十餘幅新作，涵蓋海灣、郊野、街巷、樓宇等多種景致。創作上突破傳統水墨夜景，融合重彩寫意技法，以虛實交錯的墨塊和線條表現夜色朦朧，層次豐富的彩墨暈染霓虹光影，既有中國畫含蓄寫意的意境，又呈現出香港現代都市夜景絢爛靈動的特質。從青澀求索到成熟揮展，香港主題畫作不僅見證我個人的筆墨成長，更展現香港回歸以來社會的穩步發展，人們生活的日新月異。

藝文交流 同心同行

美美與共，方能生生不息。擔任香港美協主席以來，我全力推動內地與香港美術界交流合作，讓內地優秀的藝術作品在香港展出，同時幫助香港藝術家特別是青年藝術創作者融入家園。

這些年來，香港美協策劃、組織了一系列常態化、多元化的藝術交流活動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定期組織香港美術家、青年藝術從業者前往內地採風創作。內地廣袤的山河大地、深厚的歷史文脈、鮮活的時代風貌，是藝術創作最豐厚的寶庫。我們多次組織香港藝術家走進內地名山大川、城市街巷，近距離感受中華大地的山河壯闊，親身見證祖國的發展巨變。

近年，香港美協多次走進灣區，與灣區同業交流互動。我曾率團經港珠澳大橋赴珠海、肇慶開展「大灣區文化行」，十餘位香港藝術家實地採風寫生，與當地美術家交流，共同創

作、激發靈感。我們曾在珠海等灣區城市舉辦「藝術共融」作品展等，並持續攜手廣州、深圳等地藝術家展開聯合寫生活動。二〇二四年，香港美協支持並參與的「香港水墨新時代」展覽，邀約多位九〇後藝術家以創新方式探討「水墨」在當下的嶄新意涵，為青年藝術創作者打造展示才華的舞台。

藝術是我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的人生目標。我從閩地來，在香港扎根成長，是這片土地滋養了我的筆墨，成就了我的藝術。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九周年，背靠祖國的底氣、「一國兩制」的優勢，讓這座城市始終煥發無限生機。我願以手中筆墨描摹香港的山海，記錄這座城市的蛻變與成長，傳遞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、同心同行的喜悅與赤誠。



▲林天行畫作《獅峰屹立》，水墨設色紙本。

越劇身段入粵腔

——梁非同如何演活林黛玉（下）



如是我見 詠梅

葬花一場，是林黛玉情感世界的重要轉折。梁非同從單仰萍處習得此場精髓，「葬花」並非單純的悲秋傷春，而是黛玉以花自況、預感自身命運的獨白。她以水袖輕拂落花，動作舒緩而充滿儀式感；情緒層次由惜春到傷懷，再到「質本潔來還潔去」的自持，唱腔的起伏配合身段的開合，遞進自然。越劇以詩化意境主導此場，梁非同則在粵腔唱詞的音韻中保留這種詩性氣質，使葬花不只是一個動作，而是一折以水袖與步伐寫就的獨白。

及後驚聞寶玉迎娶寶釵的消息，是黛玉情感崩潰的引爆點。震驚、不信、錐心之痛同時湧現，處理稍有不慎便流於誇張。梁非同選擇以形體而非聲音來呈現這份撕裂的痛苦：水袖驟然上揚，再緩緩墜落，如同心力抽空後的身體失重；眼眶含淚卻未即時落下，那一刻的強忍，比嚎啕大哭更令觀眾揪心。短短數步之間，步伐由穩而亂再強行穩住，黛玉的尊嚴與崩潰並行，令全場屏息。

焚稿一場，是全劇的情感頂點。梁非同把越劇王派「以靜制動」的處理精神帶入粵劇。焚燒

詩稿時，她眼神始終凝定，身形漸漸向內收攏，如一朵花在無聲中閉合。悲憤不形於色，絕望最後化作一句「寶玉，你好——」與眼眶含淚的凝眸。這種「以靜寫悲、以凝訴苦」的含蓄，正是王派美學最動人之處。梁非同在粵劇舞台上繼承了這份含蓄，再以自身花旦訓練，在唱腔音色與姿態上，轉化出粵劇舞台上獨有的淒婉之美。

身段有師承，情感有當下

縱觀全劇，梁非同的林黛玉情感由「含」到「放」、由「盼」到「絕」，絲絲入扣。她的眼眶含淚卻常常不即時落下，凝愁的眼神往往比眼淚更令觀眾動容；水袖的每一次揚起與垂落，都是一個內心語句的句點。這條情感軌跡，在於她把越劇「重內心、輕情節」的處理保留下來；同時，她面對三晚演出中三位風格迥異的寶玉——王志良的熱情、文華的彬彬有禮、梁振文的孩子戲——在台上即時調整情感回應，令同一句台詞激發出截然不同的火花。這種與對手共同創造的即興，正是粵劇舞台上鮮活的生命力。

越劇的細膩詩韻，透過粵腔的音色與本地觀眾的情感記憶，在高山劇場化成了一種身段有師承、情感有當下的淒美。這是一個「非一般的林黛玉」，也是一次成功的跨劇種藝術轉化。

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喜歡讀報紙副刊文字，是在當報人時養成的習慣，已有三十多年。這段時間是報紙這個行業從最輝煌的黃金時代，到被網絡擠到一角掙扎求存的時代。雖然我早已「跳船」，但喜歡閱讀報紙副刊文章的習慣不變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筆者剛入行的時候，電腦排版剛問世未曾普及，本港不少報館仍設有俗稱「執字粒」的排字房。副刊是「報紙屁股」，為了不影響新聞版面的排版，必須提前做好。所以，那時候副刊專欄作者通常要提前三四天交稿。後來電腦排版普及，每天下午開完編前會之後，就能看到首批印出來的帶有油墨香的一疊副刊。

那些年的副刊作者，有不少可以靠一支筆維生，甚至靠稿費買樓買股致富。勤快的專欄作者每天用不同筆名給不同報章寫稿，知名度高的作者則通常用同一個名字給不同報章寫稿。至於稿費標準，每份報刊不同，同一份報紙不同作者亦不同，通常雜誌稿費較報章高些。那是一個香港報刊專欄名家輩出、一個專欄甚至可以影響一份報紙發行量的年代。老一輩報人都很重視副刊，金庸形容報紙的新聞版是「攻」、副刊版是「守」，他本人就是香港報章副刊作者的「珠穆朗瑪峰」。

九十年代中後期本港報業出現惡性競爭的割喉戰。進入網絡e時代，印刷媒體開始走下坡路，加上免費報紙大行其道，傳統報業出現大面積經營虧損現象。經營者為了「止血」，要求編輯部節流，報紙不得不減少版面，副刊首當其衝，同時要求專欄作者「減價」。筆者在擔任報紙管理

AI時代的寫作人

層時，曾經不止一次被迫削減副刊作者稿費，每一次這樣做的結果，都流失一批高質素的作者，同時亦流失一批忠實讀者，形成惡性循環。而願意繼續留下來的作者，多數是「捱義氣」。到了手機社交媒體主導信息傳播的AI時代，很多寫作人寧願當網紅，想盡辦法博取流量。這樣做當然沒有錯，畢竟流量有價。而願意繼續為報章雜誌正兒八經寫專欄的，差不多都是仍然對寫作有夢想的人，王蘇就是其中一個。

王蘇是媒體人，現供職於鳳凰衛視，曾經在《文匯報》工作多年，出版多本專集。王蘇擅長人物專訪，採訪過逾百名人。媒體曾經報道她幾年前應邀到香港大學舉辦分享會，與學生分享她以「蘇蘇」的筆名專訪五位本地名人的感受，她說：「如果我們的一生能做到像饒宗頤那樣享受煩惱；像蔡伯勵一樣低調謙和；像方潤華那樣勤儉奉獻；像莊世平一樣隱身無名；擁有像黃修志那樣的收藏境界……那麼儘管生活有時並不溫柔，但你會活得更有力量。」除了文筆有女性的溫婉，字裏行間有人性的溫度之外，從被採訪的名人身上悟出做人的道理，是王蘇筆下名人專訪的一大特色。



幾年前王蘇加入智庫「香江智匯」之後，我經常和她一起開會交流，談起昔日在報社工作的感受和對傳媒行業變化的看法，有不少同感。她對時事的敏感和對文字的執著，是那種媒體人所特有的氣質。雖然已經離開紙媒，開設自媒體，但她仍堅持在報紙雜誌認真寫真文章。作為一名同行，我深知她付出的努力。在AI時代還有人願意花錢買報紙和雜誌，副刊版仍有讀者市場，就是因為有像王蘇這樣的作者，堅持採訪和寫作，在鍵盤上敲出一篇篇真實、現場、有溫度的文字。

最近王蘇打算將近期在報紙和雜誌等發表的三十多篇文章結集出版，書名《蘇蘇隨感》，囑筆者寫序，我視之為同行之間的惺惺相惜，欣然應允。展讀書稿，有時序感懷之作，有人物專訪，還有影視作品和文藝演出觀後感，以及人文篤行的記錄等，有如藝海拾貝，佳作佳句俯拾皆是。聊舉幾例：

「她微笑時臉上的兩個酒窩，提醒人們生活中要常帶微笑，日子淡淡的過、默默地幹、慢慢地變老，夕陽路上風景正好。」（《張艾嘉的〈仲夏夜之夢〉》）

「繁華落盡，孤獨一人，曾經的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！繁花落幕，江湖再見！」（《〈繁花〉呈現繁華過後》）

「真正的覺醒，不在遙遠的未來，而在當下的每一刻。」（《弘揚佛法經典為殊勝之善業》）

作為朋友也好、同行也好，或者作為這本書稿先睹為快的讀者也好，我都樂意推薦這本書。

▲香港灣仔一家書店內，民眾在翻閱書籍。 中新社

京城的台州海風



飲食男女 方曉嵐

台州是浙江省沿海中部的城市，素有「佛宗道源、海上仙山」之稱，有山有海有崖，擁有充滿濃厚佛教氣息的天台山與國清寺，也有海邊的小漁村。香港人以前很少認識台州這個城市，後來知道的，也是因為台州的海鮮美食。

最近在北京嘗到一席充滿大海味道的台州菜，主理人是一位漂亮的女強人英子，大店科班出身，下海創業，懷抱著對家鄉台州的思念，開設了這間台州菜「前里」，六年開了六間分店，成績斐然，走的是中價台州菜。

「一席小海鮮，半部台州味」，這是北京「前里」台州菜印在菜單上的誠意告白。入門是一列冰鮮枱，擺着各式各樣的大小海鮮，包括很多外地人叫不出名字的各種小螺，兩盤排放整齊的東海大鰻魚，正中間橫卧一條大黃花魚，主人家英子說，這是今年剛由台州運到的，大黃花魚是特別為我們準備的，我連忙說不，我們想吃的是台州地道小海鮮，英子說你們遠道而來，一定要嘗

盡台州大小海鮮。先上的前菜是「台州滷鴨」，不同於潮州滷水鵝，台州滷鴨的皮肉較為嫩滑細緻，鹹甜適中；「寧波烤菜目魚」，是溫吃的前菜，烤菜是寧波菜的特色，就是把青菜加入醬油、糖和醋，小火燻煮至綿軟收汁，目魚就是墨魚，山與海的神奇碰撞，成就美味火



▲寧波烤菜目魚。 作者供圖

花；「脆皮大腸」皮脆而厚肉軟糯，肯定來自特選靚豬；「秘製熏魚」脆口而鮮味，炸工一流，火候和味道都剛剛好，在座眾人一致叫好，幾乎想再來一碟；「苦瓜拌醬頭」清甜爽口，跟着上的是「生灼象拔蚌」，吃到這裏也都是前菜，半部台州菜才剛剛開始。

湯羹是「妃子笑陳皮老雞湯」，想不到荔枝和雞味道竟如此配合，濃雞湯中帶有荔枝的果香，品味驟然提升，好一個季節靚湯。

千呼萬喚主角出場，「東海大黃魚配手打年糕」，大黃魚肉香滑入口即溶，家燒醬汁融合着黃魚的鮮味，把手打年糕溫聲地裹住，軟糯可口其味無窮。跟着上的是「海味全家福」，一大盤的各種蝦和螺，由主人家一一介紹，令我們這些外鄉人長知識了。

「大鰻魚燒台州小土豆」，中國沿海一直到南方都出產鰻魚，但東海的鰻魚味道特別鮮美，台州小土豆是第一次吃到，口感粉糯香甜。「帶魚紅燒肉」，帶魚吸收了紅燒

肉的味道，若不是胃納有限，當可連盡大碗白飯，記住下次不錯過這個菜式。

「三門小青蟹燒蒲瓜」，三門是浙江台州市的一個縣，位處三門灣，擁有大片的自然濕地，出產的小青蟹是遠近馳名，配上夏天當造的蒲瓜乃天作之合，清甜的汁水，吃家常菜的味道理來。主人特意來一盤「鹽水將軍帽」，那是一種台州特有的小螺，樣子像清朝官員的帽子，螺肉很小，但充滿海的味道，又長知識了。最後上的菜蔬是「茭白炒雪菜」和「芒種蝦皮浸小芥菜」，熱菜完滿結束。

台州的甜品小食種類很多，英子貼心地為我們這幾位吃到飽飽的客人，準備了暖胃的「薑汁嫩蛋」，再配上一塊外焦內軟的「烏龜麻糍」，為這晚劃上完滿的句號。

一場在北京吃到的台州海鮮盛宴，讓生長在海邊的我，有緣嘗到了不同的大海味道，那份純粹自然的鮮味，彷彿帶着遠東的東海吹來的風，從此對台州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